

# 针灸治疗精神病

金舒白

张洪波、张剑秋、丁育林整理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46.6  
20

4139127 C1

# 针灸治疗精神病

金舒白 著

张洪度 张剑秋 丁育林 整理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600

**针灸治疗精神病**

金舒白 著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零陵路 53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3.625 字数 78,000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81010-030-5/R·30

统一书号: 14418·30 定价 0.88 元

# 裘 序

金舒白医师以家学渊源,从事针灸学术,她在少年时即开业行医,具有数十年的临床体会,特别对治疗精神疾病有较丰富之经验。今将其治疗验案,整理成稿,并付梓行世。

我对该稿略窥一过,觉得颇具特点,如在辨证方面,既根据中医理论,又结合一些西医诊断,并对精神病发生的病机提出气、血、痰、火之论点,取穴较为精简,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是一本有价值的针灸治疗精神疾患的参考书。

精神疾患,无论中西医学迄今尚无确有把握的治疗方法。金医师这本专著,不仅可为针灸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并将为从事现代医学的精神病医师提供一份研究素材。我衷心希望,中西医同道能对该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相互协作,共同研究,对如何解决这个顽固性疾患,有所发现和提高,为精神病学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裘 沛 然

1987年3月

## 自序

舒白，原名湘君，世居上海浦东中心河镇，家传中医。先父象祺字韵清，为周浦名医孙雨田得意门生，三林九代妇科专家沈之兰之婿。内科治伤寒著名，针灸治精神病为专长。对精神疾患，宗金元朱丹溪“痰迷心窍”之说，创取鸠尾下胸三针之针法。

余幼承庭训，在校年期并不多。十四岁起在家专心习医，凡内、难、伤寒等经典，父亲谆谆不倦，深夜讲解。并指出不论内、外、妇、儿各科，均须熟悉经络，曾云：“不明经络，开口动手便错，况作为针灸专科乎”。十五岁随父襄诊，初步涉及临床实践。十六岁时，父亲设分诊所于沪上，往返辛劳，我乃经常代诊，因而乡里咸知良医有后。年方十七，不幸父病逝世，临终前语意深长地说：“为父一生无他，仅传女儿三个指头，希望好学上进，回春有术，治病救人，体验疾苦”。使我深深铭记心中，至今言犹在耳。从此继承衣钵，独立行医。通过十年乡村巡诊，除内科常见病症外，治疗精神病患者众多，初步扎下了实践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十月，因抗日来沪定居，所有病员皆由旅沪同乡介绍，或自本乡寻找而来。当敌伪期间，社会乌烟瘴气，一个乡村女医生立足于城市，自有一番艰苦奋斗，因住房困难，历经三迁，业务不无影响，唯独精神病患者，仍由家属陪同寻上门来，因而我对本病治疗有着特殊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待到抗日胜利，岂知一派崇洋轻中，如我三林沈庆安表兄，原已十

一代妇科,到此不胜慨叹,中医末代,不再传授下代,许多中医同道也为此转业。当时中药不加栽培,大为缺货,内科处方困难,针灸效显节约,尚受劳动者欢迎,此为我转针灸科所由来。

解放后,国家制订了中医政策,发出了“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号召。从此,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我专心投入于针刺治疗精神病的临床研究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经验。惜余一生重于临床,少有著作,未能详录为憾,况且有些与精神病院中西双重诊断的病史记录已毁于“文革”之中,本所门诊病史亦已大部失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大鼓舞了我的积极性,有关“甲亢”、“内分泌性突眼”等课题,已由博士、硕士研究生相与提高发扬,而对精神病治疗,重复积累资料,亲手摘录百余治验病案,以提供部分整理的素材。其中治疗方法因系闭门造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同道们不吝指教。藉以改进提高,并感谢党对我的鼓励,于一九八四年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原想再度与院、所合作,做若干有科学实验性的研究,奈一病多年,再三耽迟,实为憾事。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余一息尚存,当力所能及,传于后学,以偿夙愿,才不负党对我的期望。

金 舒 白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沪上

# 目 录

## 一、金舒白针刺治疗精神病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 二、医案精选

(一) 癫证	9
1. 心脾郁结(精神分裂症)	9
2. 督阳受阻	11
3. 阴虚火旺(更年期精神病)	14
4. 厥阴上逆	16
5. 脾肾两虚(精神分裂症)	18
6. 心脾失调(精神分裂症)	20
7. 相火妄动(精神分裂症)	23
8. 命门火衰(老年性痴呆)	26
9. 心肾不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27
10. 气结痰凝(精神分裂症)	29
11. 气郁挟痰	31
(二) 狂证	34
1. 阳明热邪侵心(狂躁型精神病)	35
2. 阳明热结痰聚	36
3. 肝火挟痰	38
(三) 癫狂合证	40
1. 肾元不足 惊气挟痰	40
2. 肝胆郁热(精神分裂症)	43

3.胃热痰盛 痰浊乘心(周期躁郁性精神病)·····	47
4.余热挟火侵心(精神分裂症)·····	51
5.气虚挟痰·····	53
6.胃阴不足 肝胆郁热·····	55
7.阴虚火旺·····	57
8.阳明痰火(精神分裂症)·····	59
<b>(四)郁证</b> ·····	<b>62</b>
1.血虚肝郁·····	62
2.气阴两亏 心脾郁结·····	65
<b>附录: 针刺治疗瘧病的临床观察</b> ·····	<b>68</b>
1.梅核气·····	68
2.脏躁·····	70
3.奔豚气·····	71
4.类癫痫·····	72
5.类癫狂·····	73
6.34例瘧病疗效的观察·····	74
<b>三、论著选摘</b>	
<b>针刺治疗癫狂证的一些体会</b> ·····	<b>75</b>
<b>针刺治疗癫狂(精神分裂症)的初步报告</b> ·····	<b>85</b>
<b>以针刺为主治疗精神病听幻觉82例</b> ·····	<b>94</b>
<b>辨证运用针刺结合中药治疗精神病 155 例</b> ·····	<b>99</b>



# 一、金舒白针刺治疗精神病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金舒白老中医，是一位治学严谨的针灸学女专家。从事针灸临床研究工作五十余载，尤其对精神病的治疗经验丰富。兹将金老针刺治疗精神病的临床经验，整理介绍于下。

## (一) 源于《内经》《难经》

### 1. 立论首重阴阳

祖国医学的病因病机学说指出：“阴阳反作”是一切疾病所发生的根本原因，即所谓“阴阳乖戾，疾病乃起。”金老勤求古训，谨守病机，认为阴阳盛衰是导致癫狂症发生的主要因素。《素问·宣明五气篇》：“邪入于阳则狂……搏阳则为癫症。”《难经·二十难》曰：“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丰富了《内经》精华。金老按阴阳作为癫证和狂证的鉴别要点，进一步认识到若阴阳错杂，交互为患，则癫狂可交替发生。故其诊治癫狂证，不失历代医家诊治之圭臬，以先别阴阳，明其大要，为辨证论治之原则。正如张景岳所云：“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一盲蔽之曰阴阳而已。”

### 2. 伏主先其所因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谓：“必伏其主，而先其所因。”金

老颇重“治病必求其本。”她对癫证、狂证以及癫狂合证精神疾患的病因病机，病位和病性作了明确的分析。认为七情所伤是癫狂证发病的内在因素。喜、怒、思、悲、恐、五志过极，皆能成病。缘心主神明，肝主疏泄，心肝二脏与情绪最为密切，尤其是心经失调，极易导致神志错乱。固然，其他脏腑经络功能的异常，也有相关的影响。或惊恐伤肾，或思结伤脾，或悲忧伤肺，令人意志消沉，记忆力减退，发为神无所依的癫证。又如肝屡谋而胆屡不决，怒无所泄，屈无所伸，肝胆之气久久郁逆，木火炽煽，横扰心神，而发为癫狂证。《证治要诀·癫狂》载：“癫狂由七情所郁。”良有以也。

同时，金老进而又提出气、血、痰、火为癫狂发病四大要素的观点。金老认为：

(1)气之为病，盖怒则肝胆气逆，喜则心气涣散，突然惊恐扰乱气机，多思郁结则心脾之气不畅，凡此皆与神志攸关。

(2)血之为病，先别虚实，凡血虚者多由产后失血过多，或月经量多所致。血虚则心血不足，心失所养，伴之心气亦虚，遂发为“失心如狂”，或为忧恐悲泣之郁证、癫证。并提出实者多瘀血，即血迷心包。她从临床角度认识到血瘀多由产后恶露不尽或月经来潮不畅所致，瘀浊之气上犯心包则发生神志紊乱。

(3)痰之为病。金老推崇朱丹溪，张子和之说。《丹溪心法·癫狂篇》谓：“癫属阴，狂属阳……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并首创“痰迷心窍”之说。张子和对癫狂开临床吐下法之先河，对后世医家的治疗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其论痰亦分虚实，虚证多由中阳不振，脾失健运，饮凝成痰，则为气虚痰结；或肝郁气结，犯脾则痰涎内生，上扰清窍，引发为

癲。实证多由嗜食厚味，烟酒辛辣，热聚成痰；或五志化火，熬灼津液，炼而生痰；或肝胆之火乘胃，结为痰火，顽痰随火入心，心神被扰而发为狂证。

(4)火郁为病。“气有余便是火”。金老谓：“火有心火，胃火，肝胆之火，相火……之别，皆可上扰心神。如心火过旺，则喜笑多语；胃火过旺，则发狂奔走；肝胆火旺则骂詈不休；相火妄动则色情表现，夜梦神交等。”并说：肝在体为阴，在用为阳，火者，兴奋不宁之像，可推理而知之。

## (二) 辨证精当；施治灵活

### 1. 辨虚实，阐发经旨成体系

《内经》《难经》对癲狂、癲痫尚属混淆，至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对癲狂，癲痫有了明确的分析。金老在常年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精神病的辨证论治规律，不拘旧说，自成体系。她认为：

(1) 癲证属阴、多虚。所见症状，一般是抑郁，沉默少语，自卑疑恐，思虑，记忆减退，意志消沉，脉沉细，舌淡白，面色无华，表情呆滞等。临床上也有虚中夹实者。如缘于肝肾阴虚于下，浮阳飘忽于上而生之幻觉妄想、妄闻、妄见、妄嗅以外，还往往出现神思烦杂，喜怒不节，舌边尖红，脉弦细数等证；或痰涎凝聚，督阳阻遏，表现为呆滞不语，肢体强木，接触违拗，苔白腻，脉紧实等状。

(2) 狂证属阳、多实。一般可见自尊自大，记忆增强，狂言骂詈，不避亲疏，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面红唇焦，目有凶光，口渴欲冷饮，便秘，舌红苔黄，脉象滑大沉数等阳明实热

证。然亦有实中见虚者，如见形瘦，双目失神，欲哭无泪，声嘶，多言善惊，烦躁不眠，舌红苔光剥或白滑，脉细数等正虚火旺之象。

(3) 癫狂合证系阴阳交互为患，其症变幻无定，或者其始多见舌苔灰腻，脉弦数，系肝胆郁结症，发作时突然狂妄骂詈，然大多可以控制。乃阴阳二邪并于肝胆，而非狂证邪盛于阳明之故；或者妇女行经躁乱欲狂，系病在血分，肝胆气逆，横扰心神，或者督脉受阻，如呈僵卧，拒食不语，至阴阳之邪交争则突然冲动，自杀伤人；或者更年期心脾不足，肝肾阴虚所致惶惶然坐立不宁，如人将被捕之状，乃属癫证，而若阴虚火旺挟痰，心肝邪热偏盛，出现吵骂不安，接触不良等，则可列入癫狂范畴。

综上所述，金老将精神病分为三大类型，纲举目张，辨析入微。

## 2. 调阴阳，脏腑经络相结合

金老对精神病的针刺治疗，得之家传。早年宗明·高武“善用针者，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之说，以调整阴阳为施治大法。治疗癫证取督脉，从阳引阴；狂证取任脉从阴引阳；癫狂合证取任督两脉上各一、二要穴，作为调整阴阳的总和。随着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入，她将经络与脏腑的辨证论治融为一炉，根据：“脑为元神之府”“心为精神之舍”，以心包经为主取穴。如癫证在督脉上取印堂透心区，在心包经上取内关；狂证在督脉上取人中透龈交，心包经上取间使；同时，根据病人情志的演变，再在其他有关脏腑的四肢“五输”“原”“络”穴中配伍一、二穴。如心气不畅，心神呆滞者，配心经的通里，肝火

旺之恼怒骂詈者，泻肝经的太冲；肝阴不足多恐惧者，补肾经的太溪或加调脾经之三阴交；饮食不节，胃热挟痰配胃经络穴丰隆等。

### （三）取穴简约，配伍慎密

#### 1. 针灸无泛用之穴

取穴精简，是金老在治疗上的一大特点。她常说：“治病取穴宜精简为好，毋须叠床架屋。”其针刺治疗精神病所取穴位的总数为七十个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循经之常用穴。诸如心包经之内关、间使；心经之神门、通里；肝经之太冲、蠡沟；大肠与胃经之合谷、丰隆、足三里；任脉之鸠尾透巨阙、上脘、中脘；督脉之风府、哑门、大椎、人中、印堂、百会、四神聪；脾经之三阴交等。在每例病症的治疗处方中多则六穴，少仅二穴，真可谓“针灸不过数处”。如诊治一例癲狂合证患者，情绪因素，多年忧郁，早期失治，演变骂詈妄言，狂乱莫遏，金老通常达变，急取巨针刺大椎透胸十二椎，毫针刺人中透龈交，穴中首紧，二针即止狂乱，患者并安然入寐二小时，颇具斩将夺隘之势。

金老用针，深谙所取穴位之主治，穴性。曾治一女性癲症患者，缘产后血虚，诊见脉形濡细，舌淡苔薄腻，面无华色，神息忧郁，惶惶乎坐立不宁，治疗全程，守取内关疏郁宁神，终奏良效。另治一癲狂合症患者，时见精神兴奋，或唱，或跑，或喜或哭，夜梦神交，脉弦舌红，乃相火妄动，神不守舍也。遂取间使，蠡沟，数诊则诸恙改善。更见久郁化火，随证选取内关，间使。金老谓“同为一条手厥阴心包经之内关和间使，仅一寸之差，而其穴性则异。前者为宽胸疏郁，治心血不足所致之悲

忧；后者清心除烦，泻心火有余，喜笑不休诸症。”其取穴处方，皆此类也。

## 2. 循经络布阵有方

金老对针刺精神病的配伍处方，总结出一套以任督为纲，循经配伍的组方程式。早年以家传之任脉“胸三针”为主，即鸠尾透巨阙，上脘和中脘，全方寓豁痰镇静之意，此方多用于狂症。其曾治一男性狂症患者，诊见口唇干裂，口渴便秘，衣衫不敛，妄言狂走，夜不成寐，舌红苔黄，脉形滑数。证属阳明热邪侵心，神明失守。治以清镇豁痰，取“胸三针”配服生铁落饮加味，三诊而愈。

厥后，金老阐幽发微，以心脑相应之说于督脉和心包络上各取一、二要穴，如癫证取督脉上印堂透心区（面针）心包经取内关，疏郁理气；狂证取督脉上人中透龈交，心包经上取间使清心除烦；癫狂合证在安静期刺印堂，躁动期刺人中。同时，内关和间使随症选用，并选四肢“五输”，“原”“络”“郄”穴与背俞等相配伍。近年来，金老将上述四个阶段的组方配伍融汇一体，临证方因症异，穴随症选，可谓治法圆机，得心应手矣。

### （四）以针为主，针药兼施

金老在临床上颇讲究针刺手法在不同的病程阶段中的不同运用。

如初期狂证多实，针刺宜深，手法宜重，以提插泻法为主。若刺人中透龈交，就当深刺至鼻中隔下一寸五分以上，痠胀感至以泪出为度。癫证多虚，针刺宜浅，自印堂向下透心区，手

法宜轻，以捻转补法为主。癫狂合证针刺深浅当结合病情趋势，捻转提插，补泻兼施。有时亦可配以灸法。如治一患者，自幼遗尿，肾元不足，复受惊恐发为癫狂。金老分别标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先取26号粗针自人中直透龈交，感应以泪出为度，内关则提插重泻以宽胸宁神，俟病情改善，取28号针行中度刺激；调养阶段，针刺手法以轻度捻转，并隔姜温灸关元，中极，每次三壮，温补下元，以收全功。

在对主穴的施治中，金老娴于一针透二穴之法，如取印堂透心区，以安神醒脑；人中透龈交，以泻阳镇静；间使透支沟以清心除烦等，往往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外，在病员运用体针不合作的情况下，耳穴的针刺亦常为临床所选用。如取神门，脑点，皮质下，额及心点等。金老常说：“针刺精神病的取穴，手法当灵活适度，随病情的逐步转化，或余波未静，或邪去正虚，则要因人而异，因症量情而施。至疾病向愈的巩固调理阶段，不论癫、狂，取穴和手法虽有所异，然往往殊途同归。即一般采取安神清心，疏调之法，取穴轻灵为贵，手法从轻为宜。”

针灸与方药，常为历代临床家所兼用。金老善针善药，对病人有利。如狂证初期，当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如狂证见狂乱不休，便秘，舌红，脉数，除以针刺顿挫狂势外，急宜泻阳重镇，配大承气合导痰汤加减，釜底抽薪，或服控涎丹以吐下涤痰，则浊化神清，火折而心宁。如治一例狂证患者，证见衣履不整，行为冲动，乱吐痰涎，并频击胸膺，口渴狂饮，二便稀少，舌红，苔浊腻罩灰，脉滑数。此阳明痰火，宜豁痰清导。穴取胸三针、间使、丰隆。配合控涎丹4.5克，石菖蒲9克煎汤送服。初诊针后，躁乱已减，药后二小时，吐粘痰一大碗许，当晚入寐，翌日二便通畅，精神清爽。隔日再针，二次乃康。若狂证

大便尚可者，以生铁落饮与导痰汤加减。夺其食治在阳明，生铁落治在厥阴，这是治狂的关键。中期宜扶正祛邪，方仿服蛮煎意加减，以护阴和胃化痰安神；在巩固期，宜安神调养，清心，如黄连片吞服，莲子芯泡茶，或简单汤剂调治，具体随证而施。

癫证见忧郁惶恐持久未解时，采用甘麦大枣与温胆汤合用增损。若血虚加归、芍；气虚加参，术，气郁加柴胡，郁金；惊悸少寐加远志，夜交藤，珍珠母；烦心加黄连；阴虚去半夏加生地，麦冬等。

“癫狂合证”主要选用龙胆泻肝汤。妇女经瘀发狂，以当归，桃仁承气汤加减，相火妄动，夜梦神交者，用龙胆泻肝汤加黄柏，知母等。除了对精神病的诊治外，金老对郁证，脏躁，梅核气，奔豚气等精神因素方面的疾病，均有其独到的治疗经验，另有专论，于此不再赘述。



## 二、医案

### (一) 癡证

癡证,是一种精神失常的疾病。其主要表现为精神抑郁、喜怒无常、思维紊乱、语无伦次、喃喃自语或痴呆、感情淡漠、行为障碍,尤以少动而多静为主要特征。

癡证发病多由七情所郁,或思虑不遂,或悲忧太过而伤及肝、胆或心、脾,导致痰气郁结、迷蒙心神引起神志失常。由于患者的机体差异和疾病在不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同证候,故临床上常分为心脾郁结、痰蒙心窍、督脉阳气受阻、心肝血虚、阴虚火旺、脾肾两亏、命门火衰、心肾不足、肝胆气怯诸类。

在治疗上除了总的调整阴阳外,由于癡证多虚,为重阴之病,主于痰和气,故宜宣郁化痰、清心安神、扶正固本为主。大凡郁结痰蒙,宜疏郁开窍豁痰,督脉受阻、心气不畅,宜通督阳、畅心气。阴虚痰凝,宜养阴化痰。心肝、心脾、脾肾、心肾虚损者,则强调补益为主。

对于本证只要辨证明晰,施治得当,取穴中繁,手法轻灵,加之耐心而细致的治疗和调理,是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

#### 1. 心脾郁结(精神分裂症)

宋×× 女 32岁 工人 初诊日期 1970年9月4日  
针研所专科卡1号